

红颜一笑，巨变突起；桃花媚眼，守玉失身。夺妻杀父，恩将仇报；为情为爱，人性沉沦。死人手指，回生起死；自残剑法，伤己伤人！

本书以武侠大框架为依托，写情写爱，写人写性，想像奇特，比喻绝妙。可令喜爱武侠小说的朋友耳目一新，亦可令喜爱言情小说的朋友一新耳目。



布衣神相系列

# 刀巴记(上)

香港 温瑞安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北京

布衣神相系列

# 刀巴记(下)

香港 温瑞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北京

(京)新登字191号

书名 刀巴记  
作者 香港·温瑞安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 文字六〇三厂  
规格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75印张 270千字  
版次 1993年6月第1版  
印次 199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书号 ISBN 7-5057-0611-X/I·253  
定价 8.50元(上、下册)

## 《刀巴记》序

我的武侠小说一向很少把重点放在性欲和爱情上(“四大名捕”故事之《谈亭会》是少数的例外),然而,上述的两种素材在现实生活里无疑比武功侠士更令人关注。“布衣神相”故事之《刀巴记》,主要写“性”;《翠羽眉》,重点是写“爱”。这部书里,李布衣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再那么重要,他只是一个贯穿全书的线,真正的演出是这两则爱情故事。《刀巴记》里的“爱情故事”彻头彻尾是一场骗局,《翠羽眉》的“爱情故事”也是不可能的结合,所以,结局一个是男死,一个是女亡(?);我总认为在武侠小说里让主角死亡或出家以了断故事的千头万绪,跟爱情小说里男、女主角生癌症或死于车祸来结束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都是作者的懒惰不负责任和不够魄力的败笔。不过,在这样一个一集完的小说里,《刀巴记》和《翠羽眉》这样性格的人物,恐怕这是必然的下场。这些人物



有些读者可能会不喜欢，因为他们浪漫得甚至接近淫乱，但我却比较偏爱他们，因为他们比较有血、有肉、有爱有恨，而不像李布衣，在爱情的悬崖上，犹疑不决，既无纵身一跃的勇决，也没有临崖勒马回头的自在从容。

这两本书的编排也比较特别一些：《取暖》和《刀巴记》，及《死人手指》与《翠羽眉》，合出一书。在创作时间上，倒是《取暖》、《死人手指》先写于一九八一年赴日本及返星马的行次间，最近，我选取这两部小说里的人物，续写了《刀巴记》和《翠羽眉》。我想，下篇写得会比上篇好一些，是两书的“重头戏”。

我以前在台湾出书，承蒙出版社和文化界朋友捧场，不但自己粉墨登场作了封面人物，跟流行歌曲唱片和电影海报没什么两样，连介绍文字书评座谈会等也照录如仪，当然是大赞特赞唯恐无人夸赞，现在看来，很是汗颜，那些作品销路总算不错，那实在是读者方家的容忍包涵，就“书”论“书”。二十岁的时候，为了节日的欢乐，把炮竹扔进别人家里惊闹一番是过瘾的事，但到了三十岁还那么做，那就是无知或无耻。当然，三十岁后不扔炮仗，却可以去舞狮登高赛龙舟，人不可以永远幼稚，但不可以不天真，否则死活难分。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的浩瀚海洋里一个

非常优良的传统架构，有取之不尽，变化无穷的含  
量与可塑性，实在不该到了我们这一代手上断绝。一旦  
断绝，承接就不易了。眼看写的人越来越少，而肯写  
的人又越来越不认真，责备的人又越来越严苛，再不  
善加培植，这古树只怕成不了碧绿神木，反与草木同  
朽了。我只是一个比较认真对待武侠小说的创作者  
之一，更希望有志者同来创作——不一定要写得比  
金庸、梁羽生、古龙好才能动笔（要是这样只有望  
“人”兴叹的份）只要能创意，都不妨一试。

《刀巴记》不作《刀疤记》，想《刀巴记》的读者，必  
能了解其因。

稿于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签约亚洲电视

## 《刀巴记》自序

### 第一部 取暖

- |     |               |    |
|-----|---------------|----|
| 第一章 | 密云不雨 .....    | 3  |
| 第二章 | 偏来这一阵风 .....  | 11 |
| 第三章 | 冯京马凉的冒充 ..... | 20 |
| 第四章 | 铁骑神骏蜡烛焰 ..... | 28 |
| 第五章 | 天女敦煌剑法 .....  | 36 |
| 第六章 | 是谁杀死那孩子 ..... | 45 |

### 第二部 刀巴记

- |     |              |     |
|-----|--------------|-----|
| 第一章 | 大地震 .....    | 63  |
| 第二章 | 可怜的樊可怜 ..... | 74  |
| 第三章 | 月下三影 .....   | 86  |
| 第四章 | 漫空飞碟 .....   | 94  |
| 第五章 | 土豆子 .....    | 105 |



第六章	书院里的旧事 .....	115
第七章	太阳神箭 .....	126
第八章	也不许依恋 .....	137
第九章	奸夫淫妇 .....	147
第十章	风扬乱曲 .....	158
第十一章	真相 .....	168
第十二章	西边古树 .....	179
第十三章	测字 .....	189
第十四章	转弯 .....	199
第十五章	击杀 .....	209

### 第三部 死人手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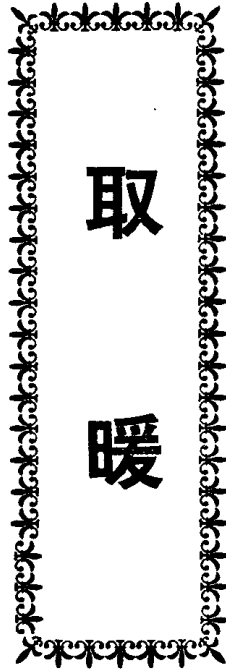
死人手指 .....	219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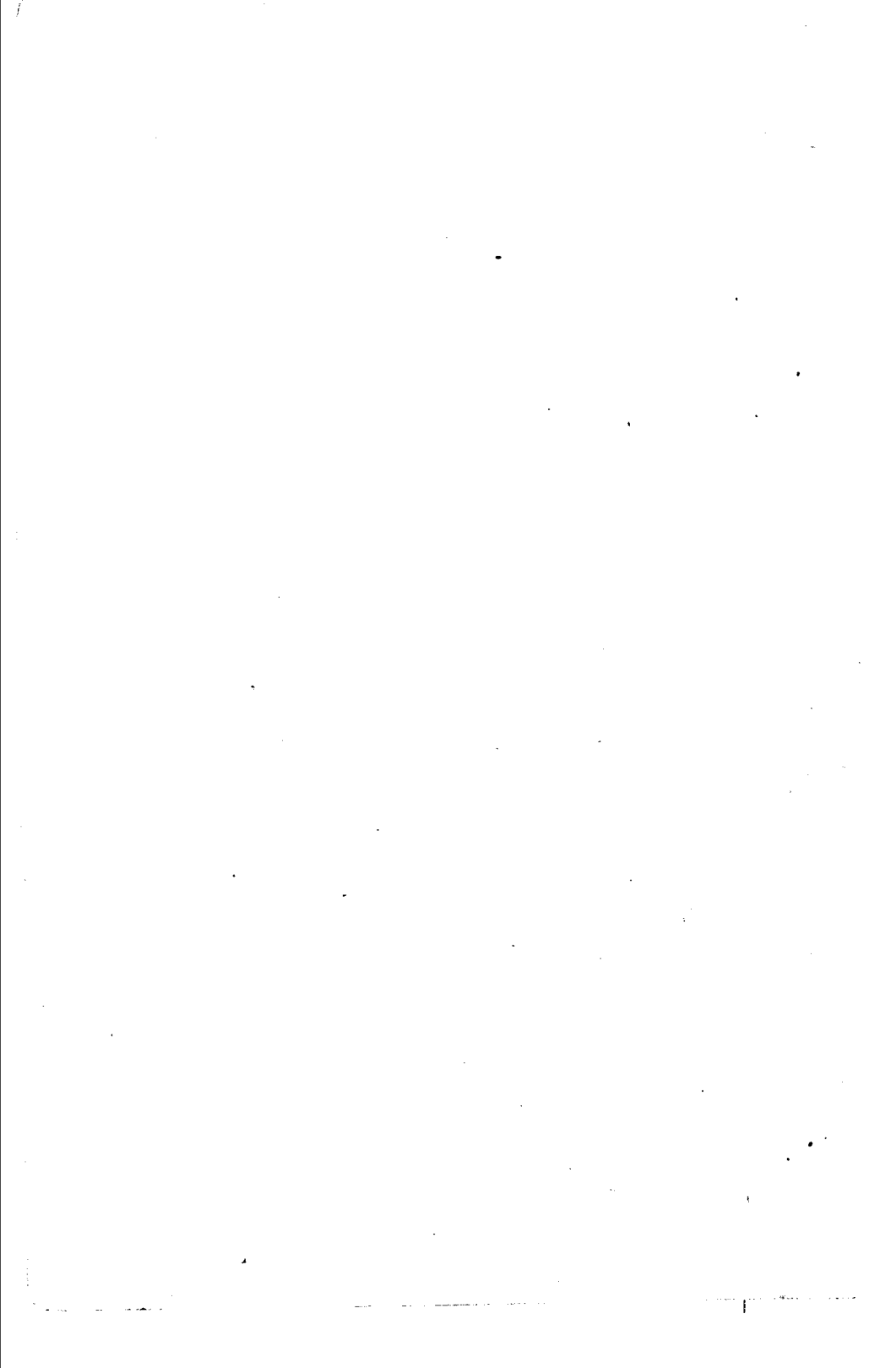
### 第四部 翠羽眉

第一章	对峙 .....	275
第二章	访稼轩未晚 .....	285
第三章	落花剑影 .....	298
第四章	杀手杀杀手 .....	307
第五章	小姐与流氓 .....	317
第六章	姿影 .....	328

第七章	杀人者与杀人者 .....	339
第八章	富贵杀手 .....	349
第九章	人头宴 .....	359
第十章	眼睛·星星 .....	370
第十一章	杀父仇人 .....	380
第十二章	自残剑法 .....	391
第十三章	焚烧 .....	402
第十四章	一念之间 .....	412
《翠羽眉》后记 .....		426

# 第一部





## 第一章 密云不雨

天空布满了密云，一卷又一卷，一层又一层，推叠到天边。时过春分不久，天气还是很寒的，此刻又近晚了，昏冥间有一种阴郁的气象，但始终欲雨未雨，欲雪未雪。

该到哪里去投宿呢？卜者背着包袱，撑着白布的旗杆，在这看来正酝酿着一场大雨雪的荒地里，稍微有些踌躇。

这时候，他便看到暮色灰濛濛处，有一点暖黄的火光。尽管火光很远，也很微弱，他心头却也似被火光分沾得那一点温暖了：唔，是旅人吧……

他往火光处觅去，看见一座残旧的破庙，火光的暖意更浓了。忽然间，他站住，感觉到一股不可言喻也无从躲藏的杀气。他看了看天色，空气中有一些雨丝已透进他脖子里来。他伸出手掌，看了看掌心，露出深思的神情。

“要来的，总是躲不掉的。”他想，假使这荒地里旅人的篝火，引他进入了命定的破庙，那么，这阴霾密布的雷雨，就狠狠地下它一场吧。

他大步走进了破庙。

破庙里有几个人，或坐或卧。他才走到庙前石阶，占卜的旗杆上系的铜铃，轻轻的摇了几下，一个样貌和和气宇爽朗的中年人起身招呼道：“嗨，老乡，打哪儿来的？一起进来暖和暖和吧……”遂而看见来人的衣着打扮与那白布旗杆，怔了一怔，遂笑道：“原来是算命的先生……写什么……是布衣神相……啊哈哈，占卜的先生请进来凑合吧。”

卜者走到庙门侧边，拍拍衣服上尘沙，笑道：“如蒙不嫌，便打搅了。”

那中年人身边有一位妇人，低俯蛾眉，没有说话，她身边一个孩童，却以骨溜溜的眼睛打量他。旁边还有个老仆。

那中年人说：“什么话嘛？这庙又不是咱家的……这年头盗贼四起，饥民匪结，多几个人一起，结伴是最好不过的事。”

卜者笑笑，把旗杆靠墙角放置了，这时，那妇人稍稍用眼尾瞥了一下，又垂下了头。就这样一瞥间，卜者心里也暗叹：这妇人好美；却还是没有把她容貌看清楚。

中年人笑道：“这是荆内。”那妇人没有抬头，只是把衣袖福了福，算是行礼。

中年人又用手拍了拍妇人身边的孩子，“这是小儿，叫石头儿，很皮。”然后指了一指那老仆，说：“是泰伯，我当他是长辈。”

那仆人慌忙道：“我只是奴才，主人一直待我很好。”

卜者笑笑，将包袱担架卸下，整理东西，中年人谈话的兴致倒是颇好，问道：“你一人出来郟阳么？……”举目见卜者布旗杆上写“神相李布衣”，也没看下联，就笑说：“最近江湖上出现了一个神相卜者听说灵应异常，直如神仙转世，文才武功都很不凡，就叫做李布衣，哈哈……一下子，各省各地都出了算不清的‘布衣神相’，人人都叫李布衣，也不知哪个是真，到底有没有真的……”中年男子越说越开心，抚腹长笑，那少妇用手碰了他一下，白了他一眼，表示不悦，也提醒她丈夫要顾虑到人家脸面。

中年男人也觉得自己未免无礼，稍微收敛一下，笑问：“先生尊姓？”

卜者笑笑：“姓李。”他正找到一块较无尘垢处傍火盘膝坐下，卸下行囊。

那中年男子眉开眼笑：“果真姓李？”又想笑下去，并想逗妻子一齐笑，可是妻子不笑，还白了他一眼，他也笑不下去了，说：“我姓项，叫项笑影，就是喜欢嘻嘻哈哈，一辈子无所谓，也不知死里逃生了几次，也挺快活的，只要小意对我好，三口子在一起，其乐也融融……”说到这里，他生怕卜者不知，补充说：“小意就是荆内。”

少妇薄嗔含羞地横了她丈夫一眼，似怪他多事，把什么东西都向外人说出来，又似有些不安。卜者笑道：“项兄妻贤子孝，自当欢喜。”

项笑影笑着摸摸肚子：“是啊，”映着火光端详卜者，微讶道：“……兄台年纪也不大啊，怎么当起跑江湖看相的来



了？是真的姓李吗？”

卜者微笑道：“不仅姓李，恰巧也叫布衣。”

项笑影笑道：“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李兄的金字招牌，我不该问的，真是该骂。你知道，我这人天生下来命福两大，什么全是凭一口气挣回来的，不太相信命运这回事。……不过李兄前来躲这场雨，倒让我这饶舌的人舒快多了。”

那小孩子瞪起圆骨溜丢的眼睛，跑到他面前，问：“你是谁？怎么上街带铃铛？”众人都笑了。

卜者李布衣笑着用手拧一拧孩子的脸，道：“叫什么名字？”

那小孩红朴朴着脸，天真可爱，“刚才都说了，叫石头儿呀。”

李布衣笑着拍拍他的腮儿，眼光骤然触及小孩的额上，凹陷了一大块，还发出青黑的颜色，脸色一沉，问：“这儿，是不是摔伤的？”

石头儿把嘴儿一撇，摔开他的手说：“我可没顽皮，也没到处跑，你说石头儿摔伤，娘就不让石头儿玩去了。”一面说一面偷看他母亲，看来他倒不怕父亲。

李布衣微微“哦”了一声，正待有话要说，忽听背侧庙宇梁柱的地方，一人漫吟道：“冷烛无烟绿蜡干，芳心犹卷怯春寒；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

李布衣随声望去，只见一个剑眉星目、荷叶唇片的公子模样的人，倚在柱边，一副忧伤感怀的样子，眉宇间又很是

倨傲。李布衣知他吟的是钱瑞文的“未展芭蕉”，如“东风”指的是自己，不悦之意已甚为明显，只见那公子身侧，有个童稚女孩，梳了四条小辮子，一直望着自己，眼睛活得像水里的游鱼般，很是可爱。只听背后那少妇骂那小孩子道：“小石头，怎么没规没矩的，可没人理睬你。”

小孩无端受了骂，有些委屈，嘴一撇便想撒声哭，项笑影笑着拍抚着他道：“算了，算了，小孩子家乱说话，就别生气了。”

李布衣笑问：“那位相公敢情是跟你们一道的？”

项笑影很高兴地道：“是啊，这两天才一道的。我们在山路上偶遇，您看，他一个人带一个小女孩，咱们夫妇也有一个老人家、一个小孩，不恰好结伴而行么？天造地设哪里找啊？”

李布衣微笑向那公子道：“公子怎不过来一起焙烘？不是嫌我这个乡野粗人坏了公子清兴吧？”

那公子淡淡地道：“浊世洪流何处去？世上粗俗人，何处没有？我都习以为常，你这算命的哪里骚扰得了我？我会武功，要冷就冷，要热就热，不用烤火。”说着神态十分傲慢。

项笑影将串着的烤鸡转了一转，笑道：“这位公子叫湛若非，武功也真好，年少艺高的，我小时也会两下子，就远不如他，所以哪就乖乖的靠火边坐。”

李布衣也微笑道：“那小姑娘呢？是湛公子的妹妹吧？湛公子内力高，不必烤暖，小姑娘总要烤火吧？”

项笑影笑道：“是呀，我也这般说。”回首向那小女孩招